

新大运河散文·风物

火车站

杨博



作者简介

杨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粉墨人生》等文学作品集17部，多次获奖。

我时常想起老式绿皮火车“库哧库哧”的喘息，想起那遥远而又熟悉的火车汽笛鸣叫声。

那时候，冬天的夜晚很寒冷，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只要还没睡着，耳边总响起远处火车站时断时续的轰鸣。那声音开始时有些模糊，却是由远及近，一声声变得缓慢又清晰起来，让人想象这是一列绿皮客车驶进站台了。稍停一会，又听见火车“库哧库哧”地喘息，一声比一声急促，在夜晚的长空传递，让人觉了黑夜的漫长和清冷。过一阵子，传来“呜——呜——”的汽笛鸣叫，眼前似乎呈现了一列长长的货车正在驶出车站，车尾渐渐消失在很远的地方。而有些时候，还能听见一阵“得哒哒、得哒哒”急促的响动声，由远及近，顷刻间又由近及远，眨眼就听不见动静了，就知道这是一列自站台呼啸

而过的客车，也不清楚它驶向什么地方去了。那个时候，这座城市被人们记起的，一个是每隔三五天，城市南边的造纸厂就会释放一次臭气，让人捂着鼻子躲进屋子；再就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尤其是寒冷的冬夜，总能听见火车“库哧库哧”的喘息和汽笛“呜——呜——”的鸣叫声。

平生头一次坐火车，竟然不是老式绿皮客车，也不是铁壳的“闷罐”车，而是一列烧煤的长长的货车，并且坐在装满一筐筐鸭梨的敞式车厢里。那年暑假，我和街巷的几个小孩子，原本约好去铁道东靶场挖子弹头。可有三胜却临时改变主意，要去火车站捡糖纸。那时的火车站铁轨旁，还真有不少旅客扔的各种图案的糖纸，小孩子们捡回家攒成一套，很好看。

三胜带小孩子们从火车站南边豁口进到车站里捡糖纸，让小孩子很兴奋。有三四列货车停在站台外边，黑乎乎的车厢顺铁轨甩出很远，只能看见近处十几节车厢。一列火车从北边“库哧库哧”喘息着倒过来了，车头一个穿蓝工作服、脖子上系着白手巾的男人，一只手拽了梯子把手朝外倾斜着身子，向车头后面观望着……突然，缓缓而行的火车头和停在那儿的车厢“咣当”一声挂上钩。少顷，火车头“嗤——”地喷出一股子白气，又“库哧库哧”喘息着，向站台北边开去，不一会，就消失在两根橙光瓦亮的铁轨尽头了。

这列火车开往多远的地方，那地方又是什么样子？这对那个年代小孩子来说真是一个谜。而让小孩子感兴趣的不光是这些，还被一节飘着水果香味的车厢吸引过去。这是一节装了整筐鸭梨的敞口木板车厢，有许多蜜蜂围着红荆条编的箩筐“嗡嗡”直飞。小孩子们禁不住诱惑，也不知道谁先爬上了车厢，打开一大箩筐鸭梨，躲在车厢里偷吃了。几个小孩子

只顾闷头吃梨，谁也没想到火车会缓缓开动了起来。小孩子们吓得心“怦怦”直跳，慌急得要跳下车去。三胜却不急，说他要带大家坐火车去兴济，还说自己和军子早已扒火车去过兴济了，玩够了再坐火车回来，准保不让家里人四处乱找。三胜比别的小孩子大几岁，是孩子王，小孩子大都听他招呼，就不再急着跳下车去，一窝蜂似的躲在车厢里，只管尽情地吃梨、玩耍了。那也是我头一次坐火车，从车厢口扒头往两边望去，看见电线杆子和一棵棵树都向后边跑去，连远处公路的人和马车都像是倒着走，让人挺纳闷。可惜没过多长时间，火车就喘息着停了下来，三胜带头下车从一个墙头豁口跑出车站，进了不远处的一个街巷。

这里的一切都让人觉得新鲜、好奇，小孩子们头一次看见火车站旁七八个“扛大个儿”的男人，光着古铜色脊梁，肩膀头垫一块褡裢布垫，一手叉腰、一手扶着肩上竖起的麻袋，将麻袋很稳当地装到一辆大马车上。隔不远临街一户人家，在大门口柳树的树干上，吊了一只黄皮毛野兔子，一个矮个子男人手持一把刮胡刀，正在剥死兔子皮。这男人手上真够麻利，他先用刀从兔子唇开始剥起，“嗤嗤嗤嗤”，一阵儿工夫，就把整个兔子头的皮剥下来了，紧接着剥下两条前腿的皮，把多半张皮翻到兔子腰身上，两手用力往下一拽，整张兔子皮就剥了下来。兔子肉呈粉红色，光溜溜的，没见流一滴血，剥得真干净。

几个小孩子在车站附近街巷闲逛，看见街旁空场一个牲口掌的摊子围了好些人，赶紧跑过去瞧新鲜。看见街巷南边一户挂着门搭板的人家，一只大黄狗趴在门洞旁，看见小孩子立马支了两条前腿，半坐起身子，转着头警觉地向两边张望，耳朵也竖了起来。街北边，一家卖土产日杂的商店敞开着门，看见一个女营业员坐在迎门的柜台后面，两手托着腮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她身后摆着铁锨、锄头、大扫帚、锅碗瓢勺，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家土产日杂店的

货架上，竟然摆放着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就是那本红色封皮上画着一个戴草帽老汉赶大车拉麦子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这让小孩子们很纳闷，觉得土产日杂店怎么会卖书呢？

街巷变得越来越宽了，人也眼见得多起来。小孩子眼睛更不够使了。这儿有卖羊的、卖鸡鸭鹅的、卖各种旧家具的，还有卖甜高粱秸儿、棉花糖的。嗨，这些是种地的锄头啊、犁啊、镰刀啊，还有那么多卖枣的，在街两旁一拉溜排了老远……这就是农村赶集啊？好多人在集上逛了，买各种吃食和用的东西……小孩子真是看花眼了，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陌生又新奇。

晌午的太阳移过了头顶，肚子饿得“咕咕”地叫起来了。这时候，小孩子们似乎才想起家来，感觉已离家很远，害怕坐不上火车，回不去家，心里这才觉得不踏实。好在没有走出多远，很快就返回火车站前的空场，看见街旁一家茶水铺子，几个小孩子凑钱买水喝。茶水铺子搭了露天的顶棚，卖茶水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个扎辫子的女孩双膝并在一起，两条腿向外撇着坐在茶摊前，女孩光脚穿了双偏带红布鞋。这家卖的茶水真解渴，小孩子平日里在家很少喝茶水，这会儿也觉得很好喝，“咕咚咕咚”喝下满满一大海碗。

三胜还是真够聪明的，就在别的小孩子不经意间，他已经瞄上茶铺南边公路一辆马车正向远处奔去。三胜忽然吆喝一嗓子，几个小孩子急忙跟着他去追赶马车。三胜几步蹿到马车后尾，刚要爬上车去，只听见“啪”的一声脆响，三胜后背已挨了一鞭子。三胜没吱声，仍旧蹿到了马车上，几个小孩子搭坐大马车回沧州城里去了。

从那以后，多少个夜晚，我只要听见远处传来火车“库哧库哧”的喘息或汽笛“呜——呜——”的鸣叫声，就会想起火车站，想起那次只有两站地的兴济之行，盼望着能再一次坐火车去外面的世界看风景。

悠悠沧州水 浓浓运河情

——中国生态地学诗派作品选(上)

大运河晨读

胡红拴

于沧州，于渤海의 东岸
晨霞的诗，染红了
冀中平原，也读过
九河下梢那部自然的诗书
苇荡风高，醉，何止千年
橈櫓的琴，陶醉的不仅仅是英雄侠客
意中的鸥鸟
蓝天泼墨，脑海，镌刻书卷
也曾随白鷺的调子放歌河海
运河的脚步，丈量过
麦浪的深沉，岁月的苦辣酸甜

初识沧州大运河

吴传玖

从南方到北方
我的梦
一直在运河上行走
走过隋唐
走过宋元
走过明清
走过民国
走进京津
走进齐鲁
走进古来今往的沧州
御河 卫河 南运河

君到姑苏见

杨海蒂

人世間沧桑几十年
走过无数的桥
只有你，天渡桥
让我浑身一颤
瞬吋心灵漫无依泊
天渡，涅槃之旅？
吴侬软语“灭”“覓”混淆
今讹称你覓渡桥
覓渡，渡往何处？

运河韵

胡伟

在路上行走，用船
河水清且涟漪
两岸，绿色依依
歌子从肺里发出，有汗的
结晶

水路比陆路好啊
重量被波浪分解，摇一摇橈棹
千里烟雨江南，就摇到开阔的北方

地不分南北
男女老少都被河之血脉吸引

关于河的颜色

鲁微

曾经的岁月，河水一样流过
年复一年，印象里
已记不清趟过了多少条河
但却清晰记得
大漠以北，鲜有人迹的地方
有一条墨色清冽的漠河
鄂伦春人世世代代繁衍的森林里
有一条蜿蜒的黑河
奔腾在黄土高坡上的河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颜色

秋夜漫步沧州大运河畔

蒋宜茂

码头缄默，黄叶零落
岸草枯萎，泊船摇曳
霓虹贯穿袅娜的白雾
载满诗和歌的船舱
频频从窗口溢泄
静谧的河面
闪烁出碧水环绕青峰画卷

我洞见峭壁间
那棵岿然挺立的不老松

水泥桥上

马行

桥南是山东省，桥北是河北省

举目望去，天上什么也没有
也不知那些鸟儿、白云
都去了哪个省

这水泥桥上
也许另有一个时空

不一会儿，有自行车来了

眺望吴桥，诗行里感受拳风的振荡
运河外的千年铁狮子，此刻
成了
肩担粮仓“鱼米”的，那根
无言的扁担

胡红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副主席、诗歌委主任，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学术指导，《新华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历史血脉的赓续

大运河的
一个大拐弯
犹如黄河上的乾坤弯
水运之河 水利之河
圆了我千年沧州运河梦……

吴传玖，西藏军区原副政委、少将军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界》主编。

京杭古运河

千百年来缄默不语
桥下的水流
亘古泛着绿丝绸般的碧波
我缓缓行于葑门外
唯恐灵魂跟不上步伐

杨海蒂，《人民文学》编审、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主席。

一路风景闪烁
大地日渐丰盈

在生活之外
载舟的运河变成一个卷轴
飞鸟的声音诠释
时代的底蕴

胡伟，《生态文化》杂志主编，《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发起人之一。

在彩云之南，一条红飘带轻轻飘过
红色的河让我懂得了水的温柔和惊艳
而默默远去的大运河，和颜色无关
大运河，流淌的是古老而崭新的文明
河的两岸，承载着历史的浩瀚云烟

鲁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方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翠发童颜。裸露的须根
抱紧岩石，缓缓向缝隙进逼
俯瞰与仰视，峡谷亘古幽深
运河浅唱与低吟，波光随心嬗变
独自欣赏四季轮回的倒影

蒋宜茂，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全委。出版诗集《窗外》《向青涩致敬》《古风心韵》等。

一个身穿蓝色校服的女学生
手扶车把，额头微仰，头发被风甩在
背后
奔放，明亮

马行，生于山东，参加第17届青春诗会，中国自然资源作协诗歌委副主任，中国石化作协副主席，《青海湖》杂志下半月刊执行主编。



云是鹤家乡

孔祥秋 摄

在场

乡愁运河

余显斌

运河流淌，一路流淌在诗歌中、在画幅中、在中国文化的深处。欸乃一声，总有一只船，沿着运河而来；总有一首诗，因为运河而诞生。

当然，运河产生时，并非是为了诗歌、为了文字。

运河是为了统一，让江南和中原贯通，让运河如一条血脉，在中华大地流淌，让华夏成为血脉相连的一体。运河一通，烟花三月，帆船如织，从长安就可以一路去金陵、去苏州、去扬州。从此，南北朝成为历史，割据成为往事，天涯尽头，烽烟消散，号角在夕阳下远去。从此，丝绸、瓷器、茶叶，伴着一叶帆，一路走向远方、走向海外、走出海上丝绸之路。或者，一路走向长安，然后，马队出发，带着希望、带着梦想，一路走向塞外、走向西域，走出一条大漠通衢。运河繁华起来，一个民族的文化也繁荣起来。

春风荡漾里，总有读书人，坐

着一只小船，一路烟柳翠幕中，春花秋月里，走向江南，停泊在枫桥边；总有月夜渔火点点，照亮乡愁；总有乌鸦啼鸣，在夜色中断续传来，还有山寺半夜的钟声，一声声回荡，回荡在运河上，也回荡在诗人的耳边梦里。于是，就有一首诗诞生，广播四海，流传千古。

运河，就是一条诗歌的河。

在这条河上，唐朝的船只、宋朝的船只、中国文化的船只，从来没有停止过，船桨激起波纹，山水如画，两边逢迎。一个个读书人，长衫飘飘，神情潇洒，卓立如松，青葱如竹，或以“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歌咏着运河两岸美景，犹如青绿山水画；或以“汴水东流无限春”，歌咏运河的春天，水色天光，绿色无边。尤其在夜晚，有月亮的夜晚，一轮月亮升起，清明透亮，将无边的光辉泼洒在运河两岸，泼洒在运河里。此时，天空一片晶莹，天地一片白色，水光和月

光相互渗透着、荡漾着，简直如水晶世界。月夜中，远处高楼上，一声笛音响起，袅娜一线，仿佛也带着晶莹、带着亮色。船上人总会面对明月、水光、笛声，产生浓浓的乡愁，形诸笔墨，写下“州州人物不相似，处处蝉鸣令客愁”的诗句，歌咏运河沿岸风景不同，风俗多变；或写出“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秋色已起，树叶枯黄，运河船上人的乡思更浓。

在这条水上，李白飘然江南，潇洒如云；孟浩然一身布衣，走向月色宜人的地方；杜牧更是带着一支笔和风流倜傥，来到二十四桥。

他们将笔墨留给运河，将歌声留给历史，将风韵、风雅、平仄留给竖行文字，留给后世。

因此，沿着运河走，是一种寻根，寻找诗人的足迹，也寻找着文化的根脉，寻找着唐宋元明清文明的来路。我们的民族，书卷气四溢，温文尔雅、举止素净、语言清润，都受到过运河文化的浸润，受到过这条水的浸润。

更何况，运河边还有古桥，还有市井、街道、桥埠。桥埠头，一级级台阶延伸上去，有人沿着台

阶，一级级地走下来，走向水面小船，拱手告别，带着离愁，走向远方。也有远方游子，一叶扁舟归来，走向青石板街道，走向粉墙黛瓦的小巷，走向柴门掩映的人家。

运河边，有琵琶声滚珠一样抛洒，圆润，清亮；有越剧细腻多情的唱腔回荡着：“我家有个小九妹，聪明伶俐人钦佩。描龙绣凤称能手，琴棋书画件件会……”运河边，桃花红了，如霞；梨花白了，如雪。远处，细雨迷蒙中，有炊烟袅袅一缕，大写意一股划过空中，给人一种山水田园的静谧、和谐。而近处，总有女子走下石砌码头，走上一只小船，捻着一支竹篙，轻轻一撑，船儿动了，一路飘向杏花桃花飘飞的红晕中，飘向花飞花谢的红雨里。

运河那畔，谁在唱着曲子：“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翠色迷蒙中，谁在秋千上叽叽嘎嘎笑着，笑出无边的欢畅。

今夜，游子，无论你身处何处，或天涯，或孤岛，只要你是沿着方块字走来的，你的梦都会坐一只小船回去，停泊在运河边，停泊在诗意的码头，守着那轮唐宋明月，守着自己文化的根脉。